

世界二

珍闻丛书

2

罗斯福舰队 转进太平洋

●朱玉瑶 刘娟/著



世界二战珍闻丛书(二)

罗斯福舰队转进太平洋

朱玉瑶 刘 娟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二战珍闻丛书（二）

罗斯福舰队转进太平洋

朱玉瑶 刘 娟 著

责任编辑：李有清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29号) 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1995年9月第1版
印张：5.625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124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5601-1792-9/Z·78

定价：6.00元

目 录

“英明的一闪念”	(1)
“赢得战争的博士”	(31)
“巴丹死亡行军”	(63)
彩虹——“好运和希望的象征”	(94)
他创造了一个词——“联合国” ...	(122)
他的话“投下了长长的影子”	(150)

“英明的一闪念”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个风紧云聚的世界，而坐在轮椅上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甚至多有迷茫之感。他的头为世界风云变幻所震撼，而他的轮椅终究是陷在美国孤立主义的沼泽中。这是他所想与欲为之间的巨大而复杂的冲突。

白宫的信号铃响了，这是宣告总统已在前往办公地点，人们站在通往柱廊的落地长窗旁，注视着他过去。总统坐的轮椅没有扶手，没有坐垫，很不舒适，轮椅由他的黑人仆从海军军长推着。伴随他的是一些轮值的保卫人员，有的人捧着装满文件的大铁筐，其中的公文，有的是昨晚批阅的，有的是当天一早送来的。轮椅经过时，白宫要人会走到椅旁去，于是罗斯福便弯下身来，搔搔他的脖子。一位残疾人便这样去开始他的一天的工作，这景象，哪怕是知觉最最麻木的人看了，也是会感动的。因为正是这一刹那，令人们看到了美国公众想象中的罗斯福：时而头后倾，下巴微微向上，香烟烟嘴斜叼着，构成了人们经常形容的所谓“从容自若的角度”，而神色间流露出一种百折不回的信心。

历史风云录下的世界大事：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1933 年 1 月 30 日，人间恶魔希特勒在

德国上台，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军闪击波兰，随后英、法对德宣战……。一个世界，两个战争策源地烧出两把火，它的东端由中国东北烧向大江南北，并烧向东南亚；它的西端战火由波兰烧向北欧，并猛扑英吉利海峡。决意要毁灭世界文明的法西斯战火，既烧红了西半天，又烧红了东半天；这两个大火团既烧向大西洋，又烧向太平洋。在地缘政治上，美国是背着两大洋之地。时至今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惨烈之势正在夹击着美利坚合众国。

本来是大难将至，但美国社会尽是隔岸观战火，自家稳坐钓鱼船。据说，美国是个三权分立、两党政治的国家。可是在这点上却是一个信条——都是孤立主义缠身。它是美国社会一个世代相传的框框，框住了政界，也框住了公众。基辛格博士曾说过，领导就是创造，就是突破想当然框框的一种力量。或许这话内涵了某些历史哲理，罗斯福便早在基辛格口说之先就如此行动了。

罗斯福如此突破社会中的一种观念，在他自身的政治生命中可谓是惊险地一跳。彼时，人们咒骂他是个“战争贩子”；此时，美国的智者则说“他是政府中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兼有政治家和艺术家的两种气质。如此说来，当代人们要从二战历史宝库中提取现实的智能启迪。在这个方面罗斯福可能是一最佳的人选。

传记是对生命的鉴赏。美国传记作家舍伍德在评价罗斯福把深陷在孤立主义泥潭的美国公众，引向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时说，“在美国历史上，先有普遍的悟性，而后才打第一枪，象这样的战争还是头一次。”

万事开头难，难首先难在当头的，罗斯福也是如此。纵然罗斯福在1935年就说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法西斯国

家是“土匪国”，但是，他本身却不想去打土匪，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孤立主义的信仰者。

在彼时彼地，虽然没有几个美国人对希特勒或者日本军伐表示钦服，但是他们不肯介入欧洲和东亚问题。尽管他们非常同情被侵略的受害者，他们也不愿意让 1917 年的经历重演。某国某些社团指责说，由于盟国的宣传以及贪得无厌的银行家和军火商人共同影响，“美国被哄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这般社团与修订论的历史学家年复一年的影响下，美国人强烈地宣称：“再也不打仗了！”大学生普遍信仰和平主义，校园里出现罢课，要求取消“后备军官训练团”。许多美国人主张美国坚决地避免加入所有“纠缠性联盟”，其中包括为通过集体安全确保国际安宁所承担的义务。人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可能再次把美国拖入一场国外战争。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这位曾经指导三代美国人对外政策的大人物，也在 1936 年 1 月宣称，“让我们奉行这项政策。让我们保持不被纠缠和无拘无束。让我们不加入任何联盟。让我们不承受任何义务”。因此，在 30 年代的美国，不参加“纠缠性联盟”，管好家里的事，是压倒一切的思潮。

罗斯福在白宫执政的头几年奉行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潮。他反对对他的行动自由施加限制，但他接受了孤立主义者授意通过的一系列中立法律，即使这些法律并不把侵略者和受害者加以区别。罗斯福默许墨索里尼蛮横地占领埃塞俄比亚、日本强占中国和希特勒无视凡尔赛条约重新占领莱茵兰。并且步英法后尘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态度。同欧洲人一样，罗斯福关心的是防止战争的蔓延，而不是挽救西班牙的民主。

人们认为，罗斯福在私下是国际主义者，而在政治上是

骑墙的政客。但更多的美国人则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当时的罗斯福是具有典型的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者。他认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适当作用是为人类树立能说明和平与民主好处的“良好榜样”。

孤立主义思潮也来自心理上的战争恐怖。1936年8月，罗斯福在肖托夸的讲话中透露了他的孤立主义的思想根源。他生动地回顾了1918年参观法国和比利时战场的情况；那些伤员、那些被毒气杀伤的人、那些躺在泥浆中的死尸、那些被炸毁的城镇、那些寡妇和孤儿。所有这一切都令他宣称：“我恨战争，为了考虑和计划如何使我国免于战争，我花了不计其数的时间，以后我还要花不计其数的时间……我们能够不卷入战争”。他断定，他敢于向“那些出于自私或考虑欠周让我们打仗的人说个‘不’字。”他还把专门印刷和题字的讲话副本作为圣诞礼品送给朋友。有人认为，“这是总统的肺腑之言”，“最清楚的最确切地表白了他内心深处的信念”。

美国的孤立主义来自和平主义。在30年代，和平主义是个世界性思潮。它有如世界科技思想的源头也来自英国、“先进国家病”也发端于英国一样，和平主义首先在英国泛起。

和平主义，又称“非战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它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抽象地鼓吹所谓“永久的和平”，并认为只要通过宣传就能够消灭战争的根源，矢口否认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本质区别。

早期的和平主义组织，产生于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以后的英国和美国，但和平主义泛滥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在英国公众心目中，一次大战是场亘古未有的浩劫。劫后余生的人们，对战争无比恐惧的厌恶，战争被视为一桩绝

对的坏事。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英国牛津大学俱乐部组织一场约有500人参加的辩论中，对“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协议表决中，结果这项协议以275票赞成、153票反对而获得通过。不久，类似这一决议又在英国其它20多所大学通过。1932年2月，正值日军入侵中国上海不久，英国出现了被视为“或许是整个20世纪中最自信的和平主义创举”：和平主义者组织了一支“和平军”，首先决定奔赴上海，准备在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之间筑起一道人墙来制止战争。这一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后，即有800人自告奋勇前往。和平军领导人说：“如果我们的人被打死了，那么公众舆论就会轰动”，战争就会制止。他们还专门出版了《和平军》一书，兜售“筑人墙”制止战争的战略。后来，由于英国政府和国联的干预，这一计划未得实施。

当然，英国的和平主义成了张伯伦“绥靖政策”的社会支撑点，到头来，它放纵了希特勒的侵略战争。这一结局对罗斯福的“刺激”是相当大的。罗斯福的明智不在于他把依托于非现实的“传统”之中冥想，而在于他遇到与传统负面因素撞击中走向现实。从这一点看，罗斯福认为，否定就是创造，即否定该否定的东西才有生机。

但是，罗斯福必竟是个政治家。政治家信奉的是在尾随公众中超越自我：尾随公众是集中公众的智慧，使其超过公众；只有超越公众才能引导公众。

当然，作为世界大政治家的罗斯福更清楚：在当时有英国的和平主义、美国的孤立主义、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广泛的民族主义、苏联^①的社会主义交织在一起。放纵美国的孤

① 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立主义，那末最好的结果是美国被世界所孤立，最坏的结局则成为法西斯主义的阶下囚。这类结局的反面，就是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去，并在这一大潮推动下，令美国走向世界之颠。

罗斯福骨子里的计谋与啃下美国孤立主义这硬骨头还有漫长的时差。这是个诸多思潮混杂的社会。在 30 年代，更为猖獗的孤立派言论中，潜伏着一股污浊的暗流，那就是美国面临着犹太人企图把美国拖进战争的阴谋。他们指责说，赞成美国参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只有罗斯福一伙，以及英国人和犹太人。这也是希特勒闪电战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引发出一种扭曲的后果。

美国公众政治生活的被扭曲也来自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助推，那就是“帕奈号”事件。

1937 年 12 月 12 日，九国会议结束三个星期，日军就向中国南京发动了攻势，吃水不深的美国炮舰“帕奈号”停泊在长江中位于南京西面 27 英里的地方。一些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新闻记者正在炮舰上避难，美孚油公司的 3 艘小油轮也由它照管。“帕奈号”的天篷外面刚涂好两幅美国国旗，每艘船上也都飘扬星条旗。下午 1 时半刚过，一群日本俯冲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人们来到甲板上观看。突然间，这些飞机从晴朗的天空中俯冲下来。“他们扔炸弹了！”一个人喊着：“隐蔽！”

“帕奈号”屡遭轰炸，弹痕累累，它飘扬着的美国国旗慢慢地沉在浑浊的长江中。当乘客和船员们坐木筏和小船上岸的时候，日本飞机又来跟踪扫射。2 名美国水兵和 1 名意大利记者中弹身亡，还有 40 人受伤。3 艘油轮也受到轰炸和扫射，在下沉之前冲到了浅滩，油轮上的中国船员逃到岸上。同一

天，在长江上几艘英国船也遭到了袭击。

面对日军肆意击沉“帕奈号”的行为，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向东京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对此进行道歉和赔偿。财政部长摩根索奉命决定需要什么权力来扣押日本在美国的财产，作为偿付赔款的抵押品。罗斯福还谈到了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可能性。还在美国人翻书查什么法律条文之时，日本人好象真的感到尴尬那样，立刻向美国政府道了歉，并说这一事件是一名过分狂热的军官的过错，信手给美国开了张 220 万美元的支票，权充赔偿，还向华盛顿保证，从此以后在华美国人的权利将受到尊重。随之，“帕奈号”事件很快就在美国公众的记忆中消失了。

日本人担心“帕奈号”事件可能促使英美结成联盟同他们对立，同时也深知某些战略资源还需要从美国进口的重要性。日本人玩弄的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把戏。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日本的道歉是“真诚”的，认为美国没有理由同日本打仗。说来也怪，“帕奈号”事件反倒加强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一项被搁置很久的决议案又拿到众议院投票表决。这项决议案要求修改宪法，规定在总统宣战以前举行公民投票。罗斯福总统认为，这项决议案使他“不能”执行对外政策。即使这样，表决结果仍然是 209 票对 188 票，这显然表明了孤立主义的实力。

罗斯福在这个时期曾经说过，“糟糕的是，当你试图在前面探路的时候，回头一看却没有任何人跟在后边。”

世界似乎有个国际惯例，大凡某些国家领导人在国内政策运行不利之时，就转而面对国际活动，其中也含有国内外政策的调度问题。在客观上，它也成为人们窥探这类国家的外交走向的一个方面。罗斯福比这些人略胜一筹的是，在国

内思潮妨碍其推行外交政策时，他一方面逐渐引导国内思潮的走向，同时为本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做积极准备。

在30年代，几个主要国家更换外交部长是有关国家对外政策调整的显明信号。1938年2月，德国的外交部长由牛赖特换成了里宾特洛甫。同年同月，英国的外交大臣由艾登换成了哈里法克斯。1939年5月，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易人，由莫洛托夫取代了李维诺夫。伴随其外交部长易人，出现了几件一时震惊世界的事件，至今人们还有对此难以理解的评说。

罗斯福执行对外政策的方式同他处理国内事务一样的，是一贯不从官方途径了解情况。他花相当的时间同有见识的来访者谈话。罗斯福对待他的对外政策顾问同对待他的国内政策顾问一样，都使他们互相为敌，使其双方在抗争中升华自己的识见，进而把决策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认为，控制决策权的一个关键是牢牢地控制决策过程。

总统不相信国务院，认为这个外事机构保守、固执，容易泄露情报。他曾对一位外交官说过：“你不妨试试改变一下职业外交官的思想、政策和行动，然后你就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了。”有重要情报，他通过海军部发出，因为他不相信国务院的密码。后来总统完全超越了国务院，任命霍普金斯为他解决外交上的问题，只向他本人负责。这也是后人说他独裁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罗斯福任命外交官还是独有心计、独有识见。从罗斯福任命的外交官，诸如一伙老朋友、职业外交官、竞选捐款人、教授或军人等可以看出，他对外交政策，没有章法。但是，人们透过这些没有章法的表象，却可以发现其中还内涵隐形的外交走向。他选择外交官有一种基本的政策规定性。罗斯福派多德到德国任大使突出表明了总统对纳粹的反感。

同情苏联的布利特和戴维斯先后被派到莫斯科任职表明美国想同苏联改善关系。后来，为了打消战时人们对苏联盟友的异常欣快的情绪，他派持怀疑态度的哈里曼出任驻莫斯科大使。派肯尼迪为驻英国大使，是期望一位眼光冷静的企业家，能够对英国政府的绥靖政策提出公正的报告。

罗斯福任命乔·肯尼迪为大使是他开玩笑任命官员的一个典型，也是他求异的兴趣点之所在。

在一次家庭式的闲谈中，总统听他儿子吉米说，当时的海事委员会主席肯尼迪想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时，他首先感到非常可笑。小罗斯福回忆说：“他大笑起来，笑得差点从轮椅上跌下来”。尽管如此，罗斯福最感兴趣的正是这种出人意料的举动，他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喜欢把一名爱尔兰血统的波士顿人派往英国的主意。罗斯福考虑的是，肯尼迪担任驻伦敦大使可能有助于消除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对美国参战时同英国合作的抵触情绪。因为美国号称是民族的大熔炉，她的公民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总统邀请肯尼迪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先是向他致意表示欢迎，然后又请他往后站一点，以便仔细看看。肯尼迪深感迷惑不解，但仍按要求往后退了点。

“乔，”过了一会儿，总统说，“对不起，请你把裤子脱下来好吗？”

肯尼迪感到非常意外，问总统他是否听错了话。总统冷静地回答说，一点也没错。这时，肯尼迪遵示而为，解开了吊带，裤子掉下去，堆在双脚上，穿着裤衩呆呆地站在壁炉前，显得很不自在。

“有人看见过你穿浴衣，他曾告诉过我一件事，现在我知道果真如此，”罗斯福说，“乔，就看看你这两条腿吧，我还

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严重的弓形腿。你知道不知道驻英国的大使必须穿着短裤和丝织筒袜出席就职仪式？你能不能想像你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新大使的照片在世界各地出现时，我们将成为一个笑料。乔，你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总统先生，”肯尼迪肯求说，“如果英国政府允许我穿燕尾服和条纹裤子出席仪式，你能同意任命我吗？”

“这个，乔，你可知道英国人多么讲求传统。你无法得到允许。我得很快任命一名新大使。”总统肯定地说。

“你给我两周的宽限好吗？”

罗斯福同意了。这时，肯尼迪提起了裤子，恢复了尊严，离开了白宫。总统自鸣得意，暗自笑了起来。他知道，按照外交惯例，本国拟派大使得需要对方国的接受；他更知道，英国显然会欢迎一位爱尔兰血统的有社会名望的美国企业家前来就任。至于英国传统嘛，你肯尼迪自己疏通吧，无须美国政府出面。政府只向英方出示这个人，当然在客观上也得提示对方这也是本政府之意。总统如此行事，就把英国传统自己破这个球踢到了对方一边。

过了两周，乔·肯尼迪手持一份英国政府允许他穿条纹裤子和燕尾服出席就职仪式的公函来到白宫。总统只是扫一眼这份公函，以他特有地微微一笑，就任命肯尼迪为美利坚合众国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后来，有人就此事向罗斯福提过意见，但是他把头向后一仰，一笑了之。派一名爱尔兰血统的人担任驻伦敦大使，总统比派一个贼到证券交易场去抓贼要好。总统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玩笑。”

罗斯福所开的“世界上最大的玩笑”，也折射出了他的内心世界的最大奥秘，也合盘托出了他特有的公务哲理。

人所共和，一位大使，就是一个大外交特权保护的公开

的高级情报官。在这方面，英国是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鼻祖，美国在其中无非是姗姗来迟的小学徒而已。1870年6月4日，英国枢密院令颁布，作为英国公务员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它也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常任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在英国影响下，美国公务员制度具有本国的特征，但它在全局上和英国是一脉相通。也就是说，派个小徒儿到祖师爷那儿偷情报，最好的收获是事倍功半。罗斯福的办法是，对一个在外交上训练有素的国度，另辟蹊径，别开新路，干脆派个根本不懂外交传统的门外汉去充任大使，以达旁观者清之效。更重要的是，30年代中期以后，欧洲和世界出现一系列新问题，它在英国显得也格外突出。面对如此复杂的新问题，靠传统的保守的外交行为，是无法透视英国真正动向的。这可能是罗斯福此时不委派职业外交官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在国际风云变幻和英国外交走向变形的严峻态势下，从漫长而深邃的文化大背景中，得以更深刻地洞悉英国政局的演化与走势，从这个角度理解问题，一名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或许能更好地审视在剧变中英国公众的心态、政界的组合与分离，它更有利于处理美国对英国国家关系。

以后的事实证明，肯尼迪就任驻英国大使是总统的明智的选择。但是，在肯尼迪主动请缨前，无论是罗斯福，还是白宫要人谁也没想到，也根本不往他头上想。原因是简单又众所周知，那就是肯尼迪的“弓形腿”与英国外交礼仪传统相悖。两者的不相容性在总统脑海里是自然存在的。但是，他与大多数人不同之处在于，甚至从他自己都认为非常可笑的事务中内涵自身未曾审视过的非常有价值的内核。因此他在可笑的行为中，踢开了一个可笑的“想当然的框框”，开了个“世界上最大的玩笑”。应该说，这个玩笑起到了于无声处起

惊雷之效。由此人们也可能联想到，罗斯福既然可以笑破英国外交礼仪传统，就同样可以“笑破”美国孤立主义的传统，只是后者更复杂、难度更大而已。

在对待孤立主义问题上，罗斯福是胸怀大略与见机而行并存。他在进行了某些准备之后，首先开始推行观念性渗透。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认为依托于海洋之国，海军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这也是孤立主义延续的一个自然条件。但是，罗斯福的军事信条中，第一条就是：海洋并非必然是一种屏障，它也是一条康庄大道。他对地理和航海有丰富的知识，因此能理解基地的重要性，有了基地才能控制海上交通，这一视线没有超出海军陆战队所驻守的桥头堡。然而，在罗斯福看来，对美国来说，必不可少的桥头堡是：英伦三岛、法国、伊比利亚半岛，非洲的北海岸和西海岸，在太平洋中则是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和马里亚纳群岛。在白宫一次讨论欧洲局势的秘密会议上，总统曾说：“我们美国的边界是在莱茵河。”这句在英法受到兴高采烈欢呼，而在德意法西斯则引起威胁性的愤慨。美国孤立主义大肆叫嚣，纷纷提出抗议。

这是罗斯福的一种信念。但在下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否认了这句话，说这是“蓄意造谣”。罗斯福放出那句话是引导中的试探，他收回那句话是确保中巩固，总的是稳扎稳打中推进冲破孤立主义的计划。对孤立主义者来说，罗斯福的“边界说”，就是尽力冲破被中立法案的束缚，给反抗法西斯侵略人们提供援助。

1937年10月，罗斯福发表演说指出：“当疾病普遍流行时，人们应该做好防疫工作，以保证健康，防止疾病的传播。”这被称为“防疫演说”。1938年8月，罗斯福对加拿大听众发表演说时说：“我们美洲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大陆，海外的争

执一定会波及我们，给我们带来利益或损害。相反，我们美洲已成为海外每一个宣传机关，每一个参谋部必须考虑的因素。”总统的这些话，正象他的“防疫演说”一样，受到孤立主义的指责，说他危言耸听，目的是过分的惊慌。他们问道：“欧洲是总参谋部干吗要对西半球发生兴趣呢？”

罗斯福有关“海军并非必然是一种屏障”理论和莱茵河是美国东部“边界说”是他试图冲破孤立主义的外围战，也是他扫除孤立主义赖以生存的两个客观条件。这是他在欧战爆发前为冲破孤立主义所做的主要努力。也可以说是总统引导美国人民走出孤立主义围墙的第一阶段。

欧战爆发初期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他是有松有驰的推进国策变位。和人们想象的相反，他借欧战爆发之机立刻诱导人们迅速地走出孤立主义围墙，而是最大限度地满足那些心惊胆战的人们，以令他们心态趋缓。1939年9月3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态度相当温和。他说：“这个国家仍将是一个中立国家，但我不能要求每个美国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即使是中立者，也有考虑事实的权利。即使是中立者，也不应该要求他们闭上眼睛，昧着良心……”

我希望美国能避免这场战争。我相信他能避免。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再保证，你们的政府将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尽一切努力。”

罗斯福这个温和性讲话相当得体。因为人们为欧战突发而心里紧张，他们最关心的是本国能否避免这场战争。总统的讲话使他们惊魂稍安。当然，他这么讲，也是美国政治家的一种策略，否则就无法对舆论和国会的行动继续保持他的影响。